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一起戊子唐懿宗咸通四年

五月凡十六年有奇

九年夏六月以李師望為定邊節度使

師望上言

控扼南詔為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師望充節度使建定邊軍中

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理所詔以師望充節度使建定邊軍中

纔百六十里萬距印千里其欺罔如此**集覽**萬州注見高

印州古印都國章昭曰印音窮正義曰今印州在我州**考**

異**官**以南括地志云漢置印都縣後置越雋郡唐置印州

使提要邊下有軍字**秋七月桂州戍卒作亂判**

官使提要邊下有軍字**曾十一月詔遣康承訓發諸道兵討之十二月**

賊陷滁和州攻泗州不克初南詔陷安南救徐泗

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者二千赴援分八百

用事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請令更留戍杜璋徐行儉等

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粮料

無得還者賊知彭城無復固志或勸彭城
 為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彭城
 吾為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賊
 尹戡等即曰城中願從者萬餘人勳召
 節鉞就庭誥請還家草之明日來曰昨
 謹來就死勳熟視笑曰書生取爾不畏
 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
 草表略曰臣之軍乃漢室與王之頃因
 中莖致迫逐陛下奪其節制剪滅一軍
 數臣見利不失渴時不疑伏乞聖慈復
 曳戰請闕非運勳遣其將劉行及屯濠
 至屯宿州要害縣鎮悉完成守遠近羣
 行及引兵至渦口濠州刺史盧望回開
 杜惔完守備以待賊年七十其不仕與
 萬居廣陵有任俠年七十其不仕與
 州勸陷之任俠年七十其不仕與
 也書與將士共死此賊讜曰公能如是
 還廣陵與其家訣復如泗州時勳募人
 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由是賊眾
 賊遂破焦臺等縣詔以承訓為行營都
 戴司師為南北向招討以承訓為行營
 沙陀三師為南北向招討以承訓為行
 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攻晝夜不
 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淮澤畏

判官龍勛爲主劫庫兵比還所過剽掠州縣莫能禦八月
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至湖南監軍誘之使悉輸其
甲兵勛等謀曰吾輩罪大朝廷見赦慮緣道攻劫耳若至
徐州必道臨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招集亡命衆至
千人入淮南節度使令孤絢遣使慰勞押牙李湘曰徐卒
擡歸勢必爲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臣高
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
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縱之度淮爲患必大絢素懦怯
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朝廷憂敕崔
彥曾慰撫之彥曾遣使喻以敕意道路相望勛至徐城乃
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小聞已有密敕下本軍
至則滅族與其自投網羅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湯蹈火
豈徒脫禍富貴可求也衆皆呼躍稱善遂於濠中申狀乞
停尹戡等職任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曰戍卒猖狂若縱使
入城必爲逆亂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
往無不捷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三千人討勛戒以
毋傷敕使仍命宿泗州出白旗邀之密至任山頓兵不進
所以奪勛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擊之賊調知之夜遁官
軍引退賊至符離宿州得數千人戰望風奔潰賊遂攻城陷
之悉聚城中貨財募兵得數千人勒兵乘城勛自撫兵馬
留後官軍至以爲賊必固守但爲攻取之計賊夜掠城上
大船以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爲盜明曰官軍乃
狼狽追之官軍大敗密及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陳隄外伏舟
夾攻之官軍大敗密及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陳隄外伏舟

失信者為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逐帥而
 叛言事者以謂藩鎮滅削衣糧以充貢賦之所致況懿宗
 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斂財之方必又多岐則府閭度僅
 足自給一有变故無以應之如徐幽是也然則儉與信豈
 非為國之**集覽**信其吉反遽中遽大言凡諸處也所以傳
 急務乎命符離漢地志沛郡符離縣括地志云符
 離屬徐州故漢竹邑城也今屬宿州公丘蒲官反沐陽沐
 音述水出青州今海州沐陽縣在沐水北下蔡注見秦二
 周世宗顯德二年烏江注見漢高帝五年巢縣注見秦二
 世武心也冬岐猶言多方也岐又路是歲江淮旱蝗
 也字或作岐列子大道以多岐亡羊

是雜寶井欄藥臼亦以金銀爲之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緡

以之女上特愛之俟宮中珍玩以爲賞也

是

考異

同昌公主適右拾遺

二月流楊收於驩州尋

賜死

初尚書右丞裴坦子娶收女資送甚盛器用節以羣

王坦見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而收竟以賄

敗

康承訓大敗賊將王弘立於鹿塘

康承訓將

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徐

賊寇海州官軍戍海州者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仍伏兵

以待之賊過橋崩落黃散亂伏兵發盡殪之承訓使朱邪
赤心將沙陀二萬騎為前鋒陷陳却敵盡殪之承訓使朱邪
勇承襲數萬與賊戰敗之弘立謂功在漏刻口之捷獨將三萬
人入夜襲飛鹿塘寨賊戰敗之弘立謂功在漏刻口之捷獨將三萬
出溺死如飛鹿塘寨賊戰敗之弘立謂功在漏刻口之捷獨將三萬
之溺死如飛鹿塘寨賊戰敗之弘立謂功在漏刻口之捷獨將三萬
萬餘級弘立每走免勝紀移避沙陀縱騎蹂之敗遂大敗左突圍
也釋之自是賊立每走免勝紀移避沙陀縱騎蹂之敗遂大敗左突圍
夏四月龐勛殺崔彥曾自稱天冊將軍與官
軍戰大敗康承訓進與賊將姚火周戰一
騎數之署殺周重周奔宿州守將梁不斬
議自將出戰周重周奔宿州守將梁不斬
日覆沒危如累卵柳子建地要兵精姚不
崔彥曾以精兵望勛不若遂建地要兵精
萬人給以精兵望勛不若遂建地要兵精
大司馬留守徐州或信等將軍勛於方
失擊魏博軍節乃徐州或信等將軍勛於方
豐擊魏博軍節乃徐州或信等將軍勛於方
勝攻魏博軍節乃徐州或信等將軍勛於方
所將皆不戰而潰承訓命以清濟之賊追
死若數萬人不戰而潰承訓命以清濟之賊追
勛走歸彭城馬舉救泗州殺賊將王弘立泗州圍

解辛之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出至廣陵人迎糧於揚州賊夾岸
萬三緡還至斗山賊將帥眾萬餘拒之於鹽米二萬石戰
艦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乃舟入賊艦旁戰擄之以下戰
未官軍焚之賊遂潰走官軍小舟乃得入賊艦旁戰擄之以下戰
揭泗州分軍三就圍之縱火燒柵賊眾大敗王弘立死吳
兵屯徐州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燒柵賊眾大敗王弘立死吳
州之圍始解泗州舉就圍之縱火燒柵賊眾大敗王弘立死吳
何旱之有杖之民怒逐之義早義走渴求飲民以溺飲之
覽小溺飲之有杖之民怒逐之義早義走渴求飲民以溺飲之
同平章事○秋八月賊將張玄稔以宿州降引
兵進平徐州等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拔襲豐沛城諸寨小
兵多相帥保據山林有陳翔全裕者為之帥凡叛賊者皆歸
之至數千人承訓遣人招之遂舉眾來降賊將朱勛亦以
斬使張玄稔代承訓承訓乘勝進抵宿州初龐勛怒梁不
周軍承張玄稔代承訓承訓乘勝進抵宿州初龐勛怒梁不
官軍承張玄稔代承訓承訓乘勝進抵宿州初龐勛怒梁不
雖官軍承張玄稔代承訓承訓乘勝進抵宿州初龐勛怒梁不

乃勸兵斬儒等開門出降承訓即宣教拜御史中丞賜遺
其厚玄稔復言今舉城歸國四遠未宣知請許為城舊引
三萬承訓父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
平安火明離日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州直
越將離符離人納之斬其守束縱火焚之如城陷州直
圍之喻城上人須臾之問逆黨不傷良人汝曹何為
賊棄城守若尚孤疑崔彥史之問逆黨不傷良人汝曹何為
稍棄甲投兵而門下崔彥史之問逆黨不傷良人汝曹何為
直許徐州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斬之審中開門納州官軍
皆死之徐州赤心將二萬騎自石山出承訓引步騎八萬
城南擊之使州赤心將二萬騎自石山出承訓引步騎八萬
降餘皆溺死亦沙陀赤心將二萬騎自石山出承訓引步騎八萬
冬十月馬舉克濠州○以張玄稔為驍衛大
將軍康承訓為河東節度使杜慆為義成節度
使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名國昌
辛謹為亳州刺史謹在泗州犯圍出表言臣之功臣
杜慆不流陳蟠叟於愛州能成也

庚寅

令陳蟠叟上書言請破邊威流一家可勝軍
咸為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之自是無敢言者
入寇十二月陷嘉黎雅州初南詔遣使來謝釋
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之師望貪殘尤甚
之師望貪殘尤甚南詔遣使來謝釋
邊自將拒之月大渡河驃信苗龍傾國入寇
語末軍乘船戰爭度諸將勒兵出戰將兵赴援
董成之四年七年王名(楚)為節度使李福因之劉潼
之南詔南詔王名(楚)為節度使李福因之劉潼
州司馬路巖韋保衡上言承訓討龐勛時迫
漢武帝元二月南詔進攻成都集覽
光武年二月南詔進攻成都集覽
器備嚴警邏募驍勇之士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後乃
喻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
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今
軍定邊北境耽遣使致書其得用事之臣問所以來之意

留之太僕卿乃告急於朝廷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急詔太僕卿支詳為宣諭通和使使亦以與和之盤桓由是成漢州會賓滂奔漢進陷雙流松成都時元繼陷沒以分其責將皆疑不進二三月之曰白失地欲西川數上以鉤繆前諸將投火沃油焚焚之夢合梯與千押牙驤各帥突將出戰殺傷近二千人所獎其拔且利於三賞勇而蜀人素怯其出戰者皆憤鬱求復舊時支獎其拔且利於三賞勇而倍其不詳謂出者皆憤鬱求復舊時支獎其拔且利於三賞勇而出兵擊之乃夜相交使何謂和乎詔以和使不至復攻城中使往教之勳歲初中甲弩招南詔以和使不至復攻城中拒之十為所敗會將軍宋威繼至蜀諸軍皆受節制分兵都至城下與戰遂夜遁去初朝廷遣使與之復成急會威為後繼威乘勝先至城下破初朝廷遣使與之復成急會威橋三日乃得過蜀人其恨歸漢州蠻至復疾之威飯士欲追整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之願慶復始教蜀人不復築壘城穿人輸堂例錢三百緡補官者苦之

集覽

定邊軍號也德宗建

中四年植鹿角植樹江也三省長官議事於下省之政事然故名經角若唐初三省長官議事於下省之政事然中書時因功請官者皆無告身俱受政事堂宰相簽押如唐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廣記行下郭崇韜之宣重為相簽押如唐事則密院用宣及頭子也至三月曹謹罷夏四月以韋保衡同平章事○五月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

六月復置徐州觀察使統三州

秋八月同昌公

主卒

盡進心乃自奏曰脩短之期人繫獄宰相劉醫官二十餘人其便請復為觀察使深宜有豪宿三州秋八月同昌公分隸引渠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彼錫惟泗州屬日徐州里為羣盜上令百官議更置之宜太子少傅李膠等聚閭里為羣盜上令百官議更置之宜太子少傅李膠等以懲來者六月復置徐州觀察使統三州

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上不悅
又與京兆尹溫璋等力諫上大怒叱出之
字與蹇通跌徒結反師
推大將韓君九月敗劉瞻為驩州司戶溫璋為振
雄為留後

州司馬
劉瞻為驩州司戶溫璋為振

為感化軍○十二月以李國昌為振武節度使
冬十一月以王鐸同平章事○復以徐州

十二年春正月葬文懿公主

雜寶為首飾純衣及作數百年舞舞羅者數百人
月路巖巖能

藥之巖巖能

能日暴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入防衛巖巖其

五月上

幸安國寺
賜沈檀講坐二各
冬十

月以劉鄴同平章事

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

就醫詩之以其子簡會為留後病甚表納旌節而薨

幽州節度使張允仲薨

平章事○夏四月以張公素為平盧留後

張公素素為平盧留後

殺國子司業韋殷裕

受狀奪紫配位而胡氏曰懿宗淫刑人能

奪其紫衣而罰令

琮為韶州刺史

秋七月以李璋為宣歙觀

無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

察使

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為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

問保衡

怒出之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卒以其長史

曹義金代之

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

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

救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眾至有言憲宗迎佛

骨盛過於郊祀上曰朕生得見之流涕霑臆及至京師

禮拜相已下郊祀上曰朕生得見之流涕霑臆及至京師

傳曰朕拜而膜拜受故曰膜拜穆天子德音降中

弄權鐸薄其為受故曰膜拜穆天子德音降中

保衡劉政事帝崩韓文約即位時少年十一王儼為皇太子

中尉劉政事帝崩韓文約即位時少年十一王儼為皇太子

保衡劉政事帝崩韓文約即位時少年十一王儼為皇太子

宗社之禍實亦南北司交有智之類必欲贊私立少者非惟

水求濟之福矣宦官中豈無忠智之類必欲贊私立少者非惟

憲而宴安寵禄了不預知至使傳宗踰越四兄之謂邪

遂以亡唐古人所謂焉用彼相者其宗踰越四兄之謂邪

八月關東河南大水○九月貶韋保衡為賀州

刺史尋賜死○冬十月以蕭倣同平章事○十

一月貶路巖為新州刺史政於親吏邊咸郭籌軍中

不安坐

僖宗皇帝乾符元年春正月關東旱饑

上言曰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

春夏滋榮今關東旱災所至草木皆饑人無依投待盡

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其急動加捶撻雖撤屋

伐木崔妻鬻子止百姓實無所由生計乞救之費未得一

朝延義倉不撫存百姓實無所由生計乞救之費未得一

所由發義倉不撫存百姓實無所由生計乞救之費未得一

隱罷○以裴坦同平章事夏五月卒○以劉瞻

同平章事秋八月薨

瞻之賤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

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及還之賤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

見胡氏曰劉至是期死其猶費酒而瞻歸而瞻之喪人遷市人率錢

下之可也既不能量歟又劉其與費酒而瞻歸而瞻之喪人遷市人率錢

之見胡氏曰劉至是期死其猶費酒而瞻歸而瞻之喪人遷市人率錢

魚手人戲注見首大煬帝相去其酒以難言測論其罪惡而顯我

乃從密告子當害郭尚父見魏大降人郭循在待郭循費道而死矣

平章事秋八月薨從提提要薨公長者得無致疑

十月劉鄩罷以鄩敗盧攜同平章事○十一月

羣臣上尊號○魏博節度使韓允中卒

為留後簡南詔寇西川陷黎州入邛崃關

大梁蠻以防中軍多張旗幟當復俟其前而分兵擊之蠻敗走

浮梁蠻以防中軍多張旗幟當復俟其前而分兵擊之蠻敗走

二十里濟襲破諸城之夾攻羅谷遇復景陽敗走而新舊相

以復之蠻大入河與景復戰連日成兵不發兵繼至而新舊相

合勝陷黎州入河與景復戰連日成兵不發兵繼至而新舊相

乘勝節度使黎州入河與景復戰連日成兵不發兵繼至而新舊相

遺止數日使黎州入河與景復戰連日成兵不發兵繼至而新舊相

二入遺還黎州入河與景復戰連日成兵不發兵繼至而新舊相

詈人界之蠻黎州入河與景復戰連日成兵不發兵繼至而新舊相

華陽國志又曰水經人自蜀入黎州度此山故名本名邛崃

史行部至州尚九折之里又即此路案今黎州漢武元光五年

遣使冊回鶻可汗

之敗逃遁乃知所

作亂連年水旱州縣不修以實聞百兵不流與盜無所

官軍多盜敗是歲起州縣不修以實聞百兵不流與盜無所

言盜賊衆多如大各路開州長垣縣是

留郡屬邑各如大各路開州長垣縣是

二年春正月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

遣使開成都

門或曰... 令致為中尉... 亂討平之... 宗亂之原也... 考異... 至悉罷復之... 突將作亂... 大謀突將入府廷... 浙西鎮

蕭倣卒... 六月以李蔚同平章事... 王仙芝陷... 濮曹州冤句人黃巢聚眾應之... 仙芝及... 黨向君

禹... 秋七月大蝗... 冬十月賊重禹為湖州司馬... 諫上補關董禹... 擊

十一月以宋威為諸道行營招討使

王仙芝

節度使宋威請帥兵討賊故有是命仍詔諸道兵並取賊分

申丙

三年春正月天平軍亂詔本軍宣慰之

天平軍

張晏等救沂州還聞北境有盜使留扞禦晏等不從喧譟趣府都將張思泰出城慰諭然後定詔本軍宣慰無得窮詰

二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

○三月崔彥昭罷以王鐸同平章事

考異

崔彥昭

罷作夏五月以李可舉為盧龍節度使

父茂勳

致仕請以軍授可舉六月雄州地震裂水涌出

城及公私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大破之

宋威擊王仙芝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

兵始休詔復發之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討王仙芝

○九月

朔日食○王仙芝陷汝州又陷陽武攻鄭州冬

十月攻唐鄧○高駢築成都羅城

高駢將築成都

規度周二十里悉召縣令心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

死蜀上疏惡以斃斃之取士皆刻立堙平之無得為坎陷

以害耕種役者十日而代眾樂其均不費以驚後者乃奏

遣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許以公主妻之又聲言

使至南詔驃信皆坐受其拜驃以信俗尚

具也徒謂從賊科取也役謂工作以斃斃之取

王仙芝寇淮南諸州

鄭畋上言自沂州奏捷

望風退縮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

琢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攻蘄州以

王仙芝為神策押牙不受

為之奏官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入城置酒厚贈之表陳其狀詔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仙芝甚喜黃巢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而去使此五千餘眾大掠所歸乎因毆仙芝傷首其眾竊譁不已仙芝遂不受命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分道而去

四年春二月王郢陷明台州○王仙芝陷鄂州

○黃巢陷郢州○南詔酋龍卒子法立請和許

之酋龍嗣立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中國為之虛耗而其國事於大臣嶺南西道節度使辛彥子法立好敗和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餽餉疲弊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但留荆南宣歙

數軍餘減亦七
考異前南詔酋龍卒子法立請和使羸瘵息肩詔許之

王郢眾降郢走明州敗死

三月黃巢陷沂州○夏四月朔日食○賊帥

柳彥璋掠江西○秋七月王仙芝黃巢圍宋州

賊圍宋威於朱州將軍張自勉攜忠武兵七千救之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去王鐸靈攜欲使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爲威與自勉有疑忿若在王仙芝麾下必爲所殺不肯署奏遂皆求罷免不許

陷安州○鹽州軍亂逐刺史王承顏詔貶承顏

象州司戶承顏素有政聲以嚴肅爲驕卒所逐

冬十一月王仙芝遣尚君長請降

宋威執之以獻斬之招計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

實威遣兵劫取奏與戰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黃巢陷

濮州○江州刺史劉秉仁斬柳彥璋

五年春正月王仙芝寇荆南

陷羅城知溫猶賦詩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自將救之時

擊破之仙芝聞之焚陽福與沙陀注見高宗招討副使曾

掠而去死者什三四

崑崙軍隸焉今屬太原
 路崑崙我反崑崙力含反
 詔河南貸商稅富人錢穀

冠盜充斥耕桑半廢
租賦不足故有是命
集覽
空名告身注見玄
宗天寶十五載
考異
詔河南
貸商稅

從其情恐垂笑後代
僧占畢辭誘致其使若

盧摛起袂腎硯墮地破之上聞之曰大臣相詬何以

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搶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
 路有軌土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

卷之十一 年 筆路監縷注

謂之醴醴衣無緣故濫薄也
六月以曹邦爲河東節度

者一
引端
兵衆
救乃
忻定
州朝
爲延
沙以
陀滿
所爲
敗不
乃乃
還還
餘卒
黨易
氣開
掠門
折守
西城
朝尋
廷覲
以以

鎮浙西
 州觀察使王凝拒之
 巢攻城不克乃
 九月

李釣戰死○

黨曹師雄寇掠一浙杭州募兵使石鏡都將董昌
集覽

求等將以言之歸安金金之惠

六年春正月高駢遣將分道擊黃巢大破之巢

趣廣南南國黃巢擊常將分道擊嶺南西道節度使

辛謹遣使知南詔初辛謹遣賈宏等使南詔相繼道

國能為其手曰遣使入南詔而相繼已病風痺召攝巡官徐雲

士城為知已死行與抗禮使人喜厚其資裝而遣之雲至善

奉表有方物驃信已遣人與唐約為兄弟不則舅甥何表

德之厚中問小怨罪在邊鄙今大驃義也欲修舊好六詔為一祖

考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鄰國驃義也欲修舊好六詔為一祖

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然猶勉乎國驃義也欲修舊好六詔為一祖

太和中三年南詔授以木還然猶勉乎國驃義也欲修舊好六詔為一祖

東軍亂殺節度使崔季康夏四月朔日食○河

以王鐸為行營招討都統在朝以羣盜為憂王鐸曰臣

李係為副使將精兵五萬屯潭州以拒黃巢係統鐸奏以

憂賊而才而實無勇略鐸以其世將奏用之胡氏曰王鐸

宦官擅政綱紀紊亂將帥不顧望不肯盡力若其開格去

非心治自內興外患弭矣不然與其無益曷若奉身而退

愈也為秋九月黃巢陷廣州上命大議之廣州宰相請除巢

率府以廣州市舶貨所聚豈可急得之宰相請除巢

度使李迢使之巢表告身大怒詬執政急得之宰相請除巢

州守大險留後王重將兵八千於馬使張勳將兵五千人於

人守自梧昭桂水趣廣州之擊黃巢必於潮乙一州王鐸以兵三

而朝廷不從則亦崔州之險不許胡氏曰高駢之罪於道耳為宰相

而才知兵輕用人國以沉巨盧璆安昧於制日尚駢之罪於道耳為宰相

知朝廷不從則亦崔州之險不許胡氏曰高駢之罪於道耳為宰相

亦自朝廷不從則亦崔州之險不許胡氏曰高駢之罪於道耳為宰相

各一兵人剽率各一能振其精矣銑高駢既不得事師罪於道耳為宰相

東宮兵仗羽衛政令掌冬十月以駢為淮南節度使

度使充鹽鐵轉運使崔安潛為四川節度使

市到榜官不詰盜蜀人怪之安潛乃出庫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

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我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為盜十知年有賊皆平人分汝安能捕盜我而盜盜汝同死汝與我同為盜十知復何辭立命不捕告彼以者錢則盜盜汝同死汝與我同為盜十知士足散逃他境安給告者錢則盜盜汝同死汝與我同為盜十知洪州弩手教蜀雜訓練得蜀兵怯弱於市受賞矣既為所死知桂州編死者什三四抵其州李係不還以圖大事攻陷之乃自黃巢將尚讓逼江陵王鐸走守將劉漢宏作亂

進通江陵衆號襄陽漢宏江陵兵北不歸萬王鐸留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漢宏江陵兵北不歸萬王鐸留劉漢宏守江陵

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大破黃巢於荆門

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全討使曹全日合兵屯荆門以拒之

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走或勸巨容追之巨容曰國家破之

負人斬什七八則撫有將士不愛或勸巨容追之巨容曰國家破之

不若留賊以爲富貴復振陷鄂州全日收渡則棄之巨容曰國家破之

除代亦還賊由是賊勢復振陷鄂州全日收渡則棄之巨容曰國家破之

人之憂溺氏曰夫食人之祿則必望其分之事乘人之車則如意

廣明元年春正月沙陀寇忻代逼晉陽○河東

軍亂殺節度使康傳圭

殺傳圭主朝廷聞之遣使宣慰勿復憂懼

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

以盧攜同平章事

則生快心此賊獲下陳之見爾封若巨

武帝元光五年度支以用度而放逐也改楊子院為運使從高駢

以陳敬瑄為西川節度使兵馬使不得至是令致見關東羣盜元日陰三幸蜀之計求

河東節度使節度使代安潛敬瑄立鎮第一師立王昂為西川鎮三幸蜀之計求

行營都統球委以兵柄獨推為首亂者殺先覺誅之從謹宗溫趙崇為參佐

以李琢為蔚朔節度使徵諸道兵討之

以李順融為樞密使與將相同

六月黃巢別將陷睦婺州黃巢也信州遇疾卒

人作亂討平之陳敬瑄素微賤報至蜀人皆驚莫知

朔州降李琢將兵萬吐谷人屯代州與幽州節度

巢陷宣州劉漢宏掠申州

龜年使南詔與和親初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盧

不懷怨臣以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賜以金帛

秋七月黃

黃

黃巢自采石渡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邑今賊

數以萬衆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使踰長淮必爲大患
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且
上有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去城無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
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及表至入情大
駭詔書責駢駢遂爲臨淮府（六合）古楚之棠邑也後
稱風痺不復出戰

安軍乃割六合隸焉宋太祖升迎鸞爲鎮爲建劉漢宏降○

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之李琢討李國昌敗之

萬七千餘人李書院忠足襄言時正平民及上公同破之殺

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

木鐸陰達
或懸射
射之無
不立用
豪帥
又置
酒與
甘克

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面共立大功不

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勒知無留意乃止

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其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靼

當割反韎韠注見隋文帝開皇黃巢度佳黃巢之衆號

十八年陰山注見秦王政三年統曹全最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

詔諸道發兵屯穀水徐州兵過許昌大譟節度使薛平登

城還勞父之力定明忠武亦能殺之於是激水以益兵皆

冬十月黃巢陷申州入潁

宋除兗之境○羣盜陷澧州

鎮進士二十上不中第詢辟之賊至城陷鎮走問入
使君免乎曰賊執之矣鎮曰吾受知若此去將何之遂

十一月河中盧侯王重榮作亂詔以爲

留後○黃巢陷東都

兵攜拒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制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

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巢自稱天
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

神策軍守潼關上對宰相泣下田令孜陳幸蜀之計陽和

之上不擇令日發兵守潼關等使黃巢入東都境等使將兵以
今我為都指軍制置招討等使黃巢入東都境等使將兵以
使齊克讓收軍退保潼關奏乞早遣糧援上命遣鄭都神策
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處之巢陷東都留策
守劉充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同里以處之巢陷東都留策
晏然田令致奏募坊市數千人入城以補兩軍置漢獻帝建
州鄭本屬秦三川郡魏置北豫州隋改鄭州以周歲
為忠武節度使秦宗權為蔡州刺史初薛能遣牙
發至蔡州聞許州亂託云赴難募兵遂
逐刺史據其城及周歲帥忠武即以為刺史
巢入潼關張承範等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
當出征父子聚泣多金帛厚待軍士賜未嘗更戰陳聞
操兵是日子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
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承範為繼餉之計以開下
日竊寒心願陛下下詔於關上而承範為繼餉之計以開下
兵尋至矣十餘月承範等道精兵未聞為繼餉之計以開下
軍抵關下不見其聲振至潼關與承範力戰自午至酉賊
卒飢甚遂潰克讓入關聲振至潼關與承範力戰自午至酉賊
自關左禁院入來攻潼關關將喬鈐守之河中師會自殺承範變
服脫走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河中師會自殺承範變

降於集覽漢書注見德宗貞元十四年河華河本西羌地
鄭縣後魏置東雍州西魏改華州今隸京兆府關左禁
坑潼關之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權征稅謂之禁坑以
黃巢為天平節度使○以王徽裴澈同平章事
盧攜自殺出令致聞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已乃歸罪於
胡氏曰元化勝私欲為年奏疏其意謂媚竈豈可不壯哉
北司義理不勝私欲為年奏疏其意謂媚竈豈可不壯哉
以勢合者勢傾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盧攜之事集覽
亦謂注見德宗建中四年與其媚於奧寧媚於西
司謂注見德宗建中四年與其媚於奧寧媚於西
以喻近臣竈黃巢入長安上走興元
衣裘溫鮮大怒掠之更為賊卿導以趣長安既入城今致
帥神策兵五文百官皆莫之知時賊前鋒入城數日其金吾將
軍張直方行不能禁武數十人迎於霸上巢入城數日其金吾將
出大掠之巢不母夫為吏而官使民得皆殺之范氏曰詩曰
君民之巢不母夫為吏而官使民得皆殺之范氏曰
知矣苟使民疾吏如寇讎則其君豈得不危乎上曰朕不欲
駱谷鳳翔節度使鄭畋謁於道次請留鳳翔上曰朕不欲

密近巨寇一日幸與元微兵以圖收復得便宜從事許之

建大勳母曰漢一本比作皆七年誤駱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

號改元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遂入宮自帝黃巢僭

蕭太尉劉崇家崇數答辱之崇母獨憐之少孤貧與人曰朱存豈非

皆殺之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之女誓與于僕射民間巢搜獲

自殺之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於復壁巢殺之

年見秦山元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

鄭畋還鳳翔召復佐議拒賊畋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

能言者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

間使者莫不泣畋曰吾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

無命矣乃刺指血畋曰吾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

招命矣乃刺指血畋曰吾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

遣人齎詔召畋勢大振畋時禁軍鎮關中者尚數萬畋使人

復京師○以張濟為兵部郎中

初楊復恭薦鄭士

黃巢以暹潼關濬離亂商山上幸與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

李康以暹潼關濬離亂商山上幸與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

何能如臣上召濬拜臣不及此乃張

兵入援舉軍入援遣千人問道詣興元衛車駕黃巢

遣朱溫攻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與戰大破之遂

入援始吾屈節以紓患今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眾曰

使仗殺之巢遣朱溫擊河中王重榮與戰大破之獲

中和元年春正月幸成都以蕭遘同平章事○以樂朋龜

為翰林學士草制右拾遺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之人

是酒濬恥於眾中拜之乃先謁令致謝酒及賓客畢集令致

言曰令致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中外既慮其言何
改更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潘慙懼無所容胡氏曰
敬武效忠順於朝廷其者與庸人教李康奉模擢功名不立者急
其才自售行事反於當時故也使其君子有言富貴易得私憤豈不以
又曰富貴有命在道以故徒喪二月以王鐸同平章
所守自古如此者可勝數哉

事○加高駢東面都統路上遣使趣駢終不出兵黃巢道三

月朱溫陷鄧州○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營都

統○詔以畋為都統黃巢將士赴難有功者並聽以墨

圖○黃巢遣尚讓寇鳳翔鄭畋擊敗之黃

以兵尚讓帥眾五萬寇鳳翔畋敗之畋書生輕之畋行而前伏發大

敗於龍尾陂斬高同賊以畋書生輕之畋行而前伏發大

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沙陁李友金入援至絳州刺

機悍暴橫鎮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監軍陳景思曰吾

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眾所服請奏天子景思遣使召之
為帥則代升金之五百騎迎之

克用如所請友金之五百騎迎之

貌言無親四年

兵討賊○鄭畋傳檄天下合

子克儉遣使

行在蜀詔

與下不節

隋置鄜州

月官軍入長安黃巢走還襲之殺副都統程宗

楚鳳翔司馬唐弘夫復據長安

王處存屯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北王重榮弘夫屯沙苑
更存帥兵入長安黃巢走還襲之殺副都統程宗
士釋兵入長安黃巢走還襲之殺副都統程宗
還襲之入長安黃巢走還襲之殺副都統程宗
收餘眾還襲之入長安黃巢走還襲之殺副都統程宗

諸軍退軍
集覽
大業十三年隋煬帝五月高駢移檄討賊出屯

東塘
集覽
乃移檄廣陵府舍占者以為城邑將室之兆駢

期千艘出屯
忠武監軍楊復光克鄧

州黃巢之陷周長安也周岌降之嘗以夜宴急召復光復光曰事

久矣如左義不圖賊乎者恩義亦流涕公自匹夫為公侯奈何捨下良

心圖之而今臣召賊公乎為此耳因瀝酒為盟拒戰故貌奉而

從等八遣牙將之復光弘帥之擊王建韓建張造李師秦麗

至信宗第十子自代高祖也六月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

事都統如故李克用陷忻代州稱奉詔將兵討

黃巢令具恒處鄭從謹閉城設備而犒給之克用累口不

昭度同平章事西川黃頭軍作亂討平之

蜀軍頗有怨言令致宴土客都頭從駕諸軍無虛月不復及

同宿衛而賞賜殊厚郭勣獨不受起言曰蜀軍容減諸

將酌酒以別蜀軍使士客如望則上萬一幸甚令歸殺然乃

自其血以解毒此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令高駢於廣

陵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去聲先謂土客有常居者客

黃頭軍容使也頭軍黃頭軍殺左拾遺孟昭圖

觀軍容使黃頭軍殺左拾遺孟昭圖

代不告南司應待外臣難殊軍即軍使去聲先謂土客有常居者客

幸不告南司應待外臣難殊軍即軍使去聲先謂土客有常居者客

陛下亦召天子下相使多難殊軍即軍使去聲先謂土客有常居者客

非此司之天子下相使多難殊軍即軍使去聲先謂土客有常居者客

子與宰相了天子下相使多難殊軍即軍使去聲先謂土客有常居者客

宸慮入令放無比司朝未臣必盡天下知聖躬安否夫天下者高

使言者出於憤然哉八月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

氣則其國豈不憤然哉八月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

○感化牙將時溥殺節度使支詳詔以溥為

留後支詳遣時溥將兵入關討黃巢二

東及彭城不詳迎也王東都將兵入關討黃巢二

相授詳不詳迎也王東都將兵入關討黃巢二

後并其家屬殺送所歸溥曰支僕射有惠於徐人請公解印以

亭并其家屬殺送所歸溥曰支僕射有惠於徐人請公解印以

亂陷光州壽州人王緒作

表為光州刺史壽州人王緒作

知皆以材氣知名本州者王緒復陷光州刺史劉行全聚眾五百盜

款附○九月高駢罷兵還府

兄事實及封侯相鄰數爭幕客或曰有隙駢與鎮海節度使周

志聲云入援未其由是遂為深仇駢使人約實面會瓜州議

軍事實辭疾不任必非圖我行也為復患之異耳

趣之駢上表其心但欲懷後集之異耳

府其無赴心以實將為後集之異耳

以董昌為州刺史

昌從之自石鏡引兵入據冬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

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倉庫虛竭犒賞稍薄昌因

激怒其眾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謂之曰留務委之即日西

兵行在詔有能謀為太子少傅順守矣乃昌言為鳳翔節度使胡

氏曰策固能相持太阿賢矣及知和眾豐財而士討賊乃色坐被

重馭輕視而創相為賢矣及知和眾豐財而士討賊乃色坐被

襲才而敗不審已之用過也言秦無道猶有千將越有歐人吳

注泰阿劍名也歐冶子所鑄言秦無道猶有千將越有歐人吳

越人欲因王召風胡作劍而告之曰胡曰太阿裴澈罷○十

二月武陵蠻雷滿等寇陷朗衡澧州

二年春正月以王鐸為諸道行營都統

心計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欵流涕至于再三上

許之副都統以周歲王重榮為司馬諸葛爽康實為先鋒使

又為副都統以周歲王重榮為司馬諸葛爽康實為先鋒使

光爲南面行 二月朱溫據同州 以鄭畋爲司空

同平章事 李克用寇蔚州 邛州牙官

所能作亂 陳敬瑄遣兵討之 邛州牙官

至自疑有罪 夜入羣盜鎮中 而實無所求 鎮將謝弘讓邀之 不

而執之 牙官功敬瑄不之問 釘於西城 煎油誘之 能備極慘酷 誘

弘讓之 盜賊發憤 爲盜 踰月 衆至 萬 遣人橫行 邛州 雅 本 兵 數 千 人

之計 蜀中盜賊 起 邛州 本 蜀 郡 臨 邛 州 縣 敬 瑄 遣 人 橫 行 邛 州 雅 本 兵 數 千 人

月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 咸 寺 將 兩 川 與 元 府 雅 本 兵 數 千 人

五月加馬駢侍中 罷 鹽 鐵 轉 運 使

命鄭畋失兵 復 解 利 權 臣 節 既 大 駢 貢 賦 遂 自 詡 言 辭 不 遜 上

利病駢信任 之 用 之 欲 專 權 浸 以 計 去 駢 以 軍 職 頗 言 公 私

守至矣 駢大懼 問 用 之 謂 曰 幸 相 有 遣 劍 詭 辭 來 風 生 駢 以 爲 神

器於一 乃使駢 然 衣 卿 人 服 之 潛 於 他 室 而 可 以 樂 之 駢 請 於 守 一

及旦 笑 謂 駢 曰 然 衣 卿 人 服 之 潛 於 他 室 而 可 以 樂 之 駢 請 於 守 一

云玉皇 授 白 雲 先 生 高 駢 密 令 著 將 補 置 道 院 刻 香 石 爲 駢 得 之

驚喜 用 之 曰 玉 皇 先 生 高 駢 密 令 著 將 補 置 道 院 刻 香 石 爲 駢 得 之

當降 此 際 用 之 玉 皇 先 生 高 駢 密 令 著 將 補 置 道 院 刻 香 石 爲 駢 得 之

後駢 於 道 院 庭 中 刻 木 爲 鶴 時 著 羽 服 跨 節 真 官 計 香 案 駢 得 之

所左右 使 同 院 庭 中 刻 木 爲 鶴 時 著 羽 服 跨 節 真 官 計 香 案 駢 得 之

私大 死 不 旋 踵 奪 人 資 財 掠 人 駢 不 服 之 寤 跨 節 真 官 計 香 案 駢 得 之

將吏 如 帥 府 人 號 莫 敢 決 焉 駢 用 之 掠 人 駢 不 服 之 寤 跨 節 真 官 計 香 案 駢 得 之

恨學 道 者 不 能 絕 人 俗 累 其 故 不 肯 降 臨 耳 駢 曰 神 仙 之 爲 難 致 但

浴齋 後 拜 賓 客 將 步 皆 不 得 見 有 不 降 臨 耳 駢 曰 神 仙 之 爲 難 致 但

六月蜀中羣盜應 所能官軍與戰大敗

與之戰 擊 句 胡 僧 羅 夫 子 韓 求 各 聚 衆 數 千 以 應 駢 能 官 軍 與 戰 大 敗

問悉斬之其軍中亦有老弱婦人來問之皆曰我方

僧胡僧其也古侯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之胡僧其也古侯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之胡僧其也古侯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之胡僧其也古侯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之胡僧其也古侯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之胡僧其也古侯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之胡僧其也古侯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之胡僧其也古侯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之胡僧其也古侯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之胡僧其也古侯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之胡僧其也古侯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之胡僧其也古侯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之胡僧其也古侯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之胡僧其也古侯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之胡僧其也古侯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之胡僧其也古侯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之胡僧其也古侯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之胡僧其也古侯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之胡僧其也古侯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之胡僧其也古侯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之胡僧其也古侯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之胡僧其也古侯秋七月以鍾傳為江西觀察使

白文現監軍救免命悉平塹柵留兵五百守之賊伏兵千
人於野橋箐以邀賊中官軍仁厚誦知爭之引兵圍之
諭書其背使歸寨中餘衆爭出大渾擊投兵請降之
仁厚謂其降者曰歸寨中餘衆爭出大渾擊投兵請降
渾擊旗已擒繫大渾軍行至汝曹授以諸寨為前塗擊
羅渾擊旗已擒繫大渾軍行至汝曹授以諸寨為前塗擊
事矣至穿口擒繫大渾軍行至汝曹授以諸寨為前塗擊
羅渾擊旗已擒繫大渾軍行至汝曹授以諸寨為前塗擊
能欲其首縛兵衆皆能不應明旦諸寨衆決戰未定執
挈其首縛兵衆皆能不應明旦諸寨衆決戰未定執
如暮年負冤日驅之應前迎官軍寨見噪爭出降前走
敬他者分遺尚書如無所控訴自謀見噪爭出降前走
日官張榮二首於市諸將往降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
幾於馬市自餘不獲一第歸厚厚出胡僧而六日五賊
孔目官唐史中捕獲所人敬父行全史復捕黨之法敬
今若殺之豈惟使公已失勿問而刺史復捕黨之法敬
矣敬瑄從之因使明公已失勿問而刺史復捕黨之法敬
不與故恨之因使明公已失勿問而刺史復捕黨之法敬
全密餉溪金百兩溪怒曰刺史乃太師仁明何以預吾事汝乃

懷禍相餉平還其金斥逐使去胡氏曰唐溪明足照
智師足以守信廉足從起矣由此觀之自古求賢惟恐
地者豈特一唐無從起矣由此觀之自古求賢惟恐
聞也良有之集覽新野橋箐地名也人所以反穿口求
身也其音題又音是安福也楊子脩身篇何如可以提
身曰其為中也弘深付為外也肅括則可以提身矣十
二月以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至河中皆衣黑賊
憚之曰鴟軍至
癸卯

三年春正月李古用敗賊將黃揆于沙苑王鐸
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揆巢之以王鐸為
義成節度使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
復光以悅以田令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
自以建議幸蜀收復國寶列聖真容散家
財以衛觀軍容使以魏博節度使韓簡冠鄆州及河
下漏官官二字

陽其將樂行達救之詔以為留後賜名國興魏博

使韓簡冠鄆州刊本大書漏成德節度使王景宗卒以王

九字分注漏子密生十年矣軍中立為留後後十二字以王

鎔為成德留後○三月李克用圍華州黃巢遣

尚讓救之克用逆戰破之巢兵數敗食復盡藍田道

尚讓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焚積聚斬

而還賊以揚行敗為廬州刺史淮南押牙楊行

中驚賊以揚行敗為廬州刺史淮南押牙楊行

賢召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可任以

第子給有氣節可為將行敗召夏四月陳敬瑄遣高

仁厚討峽路羣盜平之初陳敬瑄遣兵討韓秀昇

絕雲安清并路不通之盜敬瑄乃奏以高仁厚為行軍

馬將兵三千以討之遇敗乃召老弱守山川蹊徑及賊

震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乃召老弱守山川蹊徑及賊

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敗仁厚不矣乃揚兵江上為涉

狀賊書夜禦出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

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

相繼皆沉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

之賊皇執秀昇行從以無復公道細解網絕今日反

秀昇机上之肉惟所烹臨耳仁厚厚集覽雲安秦巴

然命善食而械之獻于行在斬之集覽雲安秦巴

周改雲安縣屬巴東郡隋并漢獬為利陽縣唐置長

寧州消余六反修城史昭通鑑釋文曰謂整齊而謹肅也

收復長安李克用與黃巢武將龍從河中將白志

義武等諸軍繼之賊眾大奔克用等入京師巢焚宮室

去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詔克

同平章事斬破黃巢後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克用

兵勢最彊破黃巢後長安功第一諸將皆畏之克用

之獨眼龍六月黃巢取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

之合兵圍陳州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擊蔡州宗

忽與宗權合兵圍之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
與此州武素著義勇陝州號為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
斬數引兵開門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為持久之
計時民無積聚賊集覽由反以劉謙為封州刺史
掠人為糧置春磨寨集覽初上蔡劉謙為嶺南小校有功故有是命
之妻以兄女謙為嶺南小校有功故有是命

全忠為宣武節度使時汴宋存饑饉而全忠勇氣益壯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復光善無士卒及

卒軍中勳哭累日八都將各以其眾散去田令孜素忌復
光開其卒甚喜因宿兵其兄樞密使復光為飛龍使令孜
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光數考異光為飛龍使令孜

敗罷為太子太保敗罷為太子太保
欲立於宰相之上乃令鳳翔節度使相品秩雖高皆居真相忘
不可令敗之二人乃令鳳翔節度使相品秩雖高皆居真相忘

用取潞州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人地險人勁屢募
過此乃罷之以裴澈同平章事冬十月李克

李克用克用遣李克脩擊之取潞州是後克用每集覽
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為浮賊野無稼穡矣

注云逆而奪取之曰篡以宗女妻南詔○十一月
忠武大將鹿晏弘據興元安弘帥所部自河中南

聲云西赴行在至興元遂時溥殺其判官李凝古因溥
逐節度使判官李凝古與父同謀殺之時溥

食都溥奏疑判官李凝古與父同謀殺之時溥
蕭蕭奏曰李凝古與父同謀殺之時溥

以同謀溥特功亂法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朝廷何以
莫敢立由是損得免時令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朝廷何以

趙戰于鹿邑敗之遂入亳州據之與朱全忠據亳州
賊戰于鹿邑敗之遂入亳州據之與朱全忠據亳州

四年春二月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舉兵反二月
詔以高仁厚為留後將兵討之陳敬瑄之遣高仁

其為亂成功而還當奏以東川相賞楊師立聞之如令致恐
監軍使舉兵進屯涪城移檄行在及諸道數陳敬瑄告使及
乘自言集本道將士十五萬人長驅問罪詔仁厚討之憂

四月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其眾巢退

走黃巢兵尚彊周岌時溥朱全忠等求救於李克用

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克用會許

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攻尚讓于太南拔之巢聞之懼解圍

去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尚

讓帥眾降巢收餘眾奔兗州五月大雨平地三尺

李克用進逼大梁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

王浦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追之及於中

其衆降巢踰汴而北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潰尚讓

晝夜行二三百里兗州克用追至兗州欲襲之復追之獲

掠男女萬餘人器符印得之集覽帝氏注見晉惠

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李克用

上源驛就置酒其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倨侯之全忠

薄暮罷酒從者皆醉宣武將楊彥昇密與全忠謀連車塞

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聞之親臨兵下薛志勤史敬思

等十餘人皆格鬪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其面

而告之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

雷天地晦冥志勤力戰得克用於左思爲後拒戰死克用

出全忠誤射彥昇洪殺之克用妻劉氏召大將約束謀保

以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妻劉氏曰此當訴之朝廷

還此明克用至欲勒兵不動全忠劉氏曰此當訴之朝廷

從之引兵相攻則天下孰能全忠其曲直且彼得以前夕

之知朝延乃遣使者與楊彥昇洪爲謀彥昇洪既伏其辜

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爲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自公

用擇軍中驍勇者皆養爲子嗣源本胡人名進王有賢安

孝皆以養子冒姓李氏胡氏曰克用信孫存進王有賢安

救其危困全忠雖欲圖之必未敢發其固全忠請入城特

殷勤仲謝爾而克用亦豈得乎禮數全忠固請入城特

其兵全忠失矣克用亦豈得乎禮數全忠固請入城特

失力校犯者率兵至死志不克乃不省已集覽源本名也

貌墨角反倍其吉反力校犯者率兵至死志不克乃不省

犯者必報之也論語昔子口口犯者率兵至死志不克乃不

文持也字或作率前書霍子口口犯者率兵至死志不克乃

效相紛挐注師古曰亂相持也

兵於鹿頭關進圍梓州尚仁厚

將鄭仁厚至德陽頭以拒之

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
列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則出勁兵掩擊圍城之則彼困
言不能禦帥衆走諸寨聞之皆走仁厚擊城此寨副使楊茂
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明開寨門
入還去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斬獲甚衆仁厚
念諸寨皆走當死者衆乃召孔目官張詡諭之曰爾速遣
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爲意諭之名曰僕射幸不知汝曹
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詡素名長者衆信之皆還惟
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詡曰諸將牙集仁厚謂茂言曰
昨夜聞副使走至張把乃追及之詡曰諸將牙集仁厚謂
已去遂策馬參隨既審其虛復還寨中矣仁厚曰仁厚與
副使俱受命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
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賊所圍理當如何茂
言快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則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
於關下鄭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
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大敗遂歸仁厚遂進圍梓州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一

